

# 世界小景

電話九六四四 電話四六四四 電話九六四四 電話四六四四

## 世界小景一刻表

第一戲院	第二戲院	第三戲院	第四戲院	第五戲院	第六戲院	第七戲院	第八戲院	第九戲院	第十戲院
李麗芳	朱紫雲	張紫雲	張紫雲	張紫雲	張紫雲	張紫雲	張紫雲	張紫雲	張紫雲
...	...	...	...	...	...	...	...	...	...

## 文明戲院

沈書	飛霞	飛霞	飛霞	飛霞	飛霞	飛霞	飛霞	飛霞	飛霞
...	...	...	...	...	...	...	...	...	...

## 新舞台

黃洲	黃洲	黃洲	黃洲	黃洲	黃洲	黃洲	黃洲	黃洲	黃洲
...	...	...	...	...	...	...	...	...	...

## 小舞台

胡慶	胡慶	胡慶	胡慶	胡慶	胡慶	胡慶	胡慶	胡慶	胡慶
...	...	...	...	...	...	...	...	...	...

# 提提提

提提提 提提提 提提提

## 愛華

陳尼	更雙	韓雙	韓雙	韓雙	韓雙	韓雙	韓雙	韓雙	韓雙
...	...	...	...	...	...	...	...	...	...

## 世界照相公司

世界照相公司 世界照相公司 世界照相公司

## 興泰公司

興泰公司 興泰公司 興泰公司

## 林病

林病 林病 林病

## 廣濟醫院

廣濟醫院 廣濟醫院 廣濟醫院



風  
新  
郎  
子

玉麒麟許多。八太爺到韓國公使館去吃酒，被警察阻住，他跳下車，把不知道這位……先生，發的甚麼野蠻，輪起他的頭髻兒，大率舉着個點點神燈，甚麼兒子做木匠，要求曹銀女兒織布等等，全來哄他。既然過了多年，這回居然有新郎可做，大約這一高興，非同小小可一個怪，風病就更大，有人說，他是假裝假呆，看他不做陝西督軍，去打槍打箭，逼走窮人洪種的頑爺兒，那裏是風人幹的事，不過他却是風風，又要換個講解法，人的怎樣講解，我的怎樣講解，他可不是二馬嗎，如今不是要做新郎了嗎，哈哈，「二馬風於野」的風，當然就是他了，或者風過他後，又另作一樣風品，專風於家，也未可知。

我也談談蓋大元  
徐序秋

有一重大元，不但是見所未見，而且聞所未聞，並且說有人說，就是從前到過天壇舞台的牌樓初，在旁人看起來，或者說，是未見得，但是在我看來，卻是『定無從見』，因為我在未讀本報之前，就也聽見

客還不多已奉了三分之一，其餘的，都歸大家分了，第四天，盛大元覽，又擺了一個假面具，再也不敢出租了。

旅德閒話

狄君武著於德  
奧巴揚之惠盤

貝文、衣之說

而用費大減、人家子弟、七年、學堂照常開

做這樣大的法螺，不想打泡三、代他吹過的小卒子去替他飽飽睡。代他就要餓大本，至少還得貼他二百多塊錢纔走路，這又是何必呢！第二天是晴天了，到這是何處衙門過去，因為都不知知道大元究竟是一個什麼角色；第二天是四郎探母、賣座戲不止一天了，第三天是打鼓罵曹，更不行啦！不但秦香蓮上不了台，工、茶工場內無工可作，蓬蒿落成一堆小兒之國，甚且其可惡勝如小鬼、野蠻之技、毀壞公私物品、塗抹穢亂的壁、破口罵人、沿街鬧擾、有時敲人告訴，有時警察逮捕之入局，松其父母來，責父母失教，罰父母出外其父母來，責父母失教，罰父母出外皮箱殺。

小鬼歸、受家庭責罰其頑皮殺。

第十三集 第六本 天祿懸吊頗  
久翻手之已蓋解脫薛德亦醒隨手  
沿牆  
嚼花

[illegible]

頤頤堂藥案 乙巳年

**第四章**

屈爾森發現驚奇的神色道、這種推測、很近情理、可是第二句又有甚麼意義、那中間夾着許多數目字、很有些神妙不測、令人費解、總塔迦聲道：第二句更明瞭、你竟這樣糊塗、那二句、就是十二月十二日昨天的日期、不是十二月十二麼、更一望而知哩、屈爾森突然張目失聲說道、啊、就是這麼一個密碼罷、我這時海中也豁然開朗、不禁讚道：主靈、這固然是真實、竟給我不成了、

一下腦力、就可了然的、不想那時我和屈爾森倆竟如此糊塗、以為個數目主裏、總寓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深意、一時不能領會、真好笑。

、那一箇三、分明就是三時、故  
而、哀斯敦交付哀斯敦夫人和羅蘭夫  
人、在一點鐘時候就睡、就爲這個  
習慣人要求會他之故、哀斯敦在哀  
斯敦夫人睡後下樓、就是引兇手入  
室、至於這個信紙、在何時接得、  
却是星期一前、同時所收到的兩封  
信中的一封、可憐那一封竟不能尋

讀書有感

先識

窮日窮年惟考據、鉅磨精力復  
勞形、焚膏晷景奉息庸、誤盡  
蒼生是六經、  
所貴讀書明大義、紛紛聚訟是  
何因、小儒議論多穿鑿、却爲  
言多轉失真、

便是下面沒有署名、不知是誰所寄、

王鳳詒所唱之西河大鼓，發源於河間府，腔調極爲激昂，非氣力充足，確有損極者，未許輕嘗試之。蓋氣力稍衰，嗓音即落，唱此類大鼓，必至短促促調，而腔調一短促，意味全無，試問尙有人歡迎此不入尤稱拿手，每一漏拍，影響四座。

之藝術、數實不在少、  
遊藝園今年又添一薛玉琴、叫

幸其工夫嫻熟、雖抑真爲平、尙出塞指畫語曲、大受知音者之歡迎

、聞伊兼能串演二黃青衣、腔調亦  
有師承、藝事不惡、  
尤覺沁脾悅耳

良小樓之在大鼓界角中之地位身份、固已遙登極、可無餘子、余份相繼而登之新人才、近亦為遊藝園所羅致、噫嘻！雖少光潤、而腔調音節猶佳、所唱活脫滑瀟遊武廟諸曲、表情細膩、活捉折、能將張四二人心事、刻劃入微、誠不愧負後起俊人之目、

對於京西諸山、皆列入曲中、更形詳細、但中國船員甚薄、豈十百支一曲之大鼓所能包括盡淨、故未列入者亦不少、曩者、劉雲亭曾唱此曲、然聽者一聞是此、多略聽數句即離去、因此曲不如三國曲之受人歡迎、等於風景片之電影、良友如歐連、等於風景片之容易引人入勝、龍長及長傳偵探片之容易引人上癮、

古城會一閱、描寫桓侯之神氣表情

大興朱文正公、晚年棲心道教、迷信最深、居復閉目靜慮、與客晤談、雖亦不習、翰林院工神、俗相傳曰韓昌黎、公一日忽語人曰、韓文公已陞柱下、代之者乃吳峯嚴殿鴻也、某舉丁祭畢、公乘輿過祠門、忽自輿中拱手、老前殿詣了、左右異而詢之、公曰、無他、適見雲巖向我拱手、故還禮也、又自叩前生爲文昌宮內之笏陀石、故字曰石君、別署藍田主人、時有扶筴者甚靈驗、公法明之、

時未蒙恩准，卒於嘉慶六年實行之，嘗值公誕辰祝、稚存太史洪亮吉與焉、

(本節未完)

●第十三回 鴻飛冥冥 彭潛蹤 烏鳴嚶嚶 叔倫求友

叔倫道：「你且莫說笑話，聽我講正文吧。」那時候，我却也叨過他的光，有一天，我原輪有適室，他預備有天平夾棍，想把我一逼成供，誰知他如天，正吃着飯，他從舊書中讀出來，把我帶至他公館內，坐落如雲，滿庭便碎一下，我也預備的，誰知小才頭便各出來，說三太太竟成所輪之禍，體觀肯大士慈悲之德，所有今日頭便各出來，着該老本

待觀音大士佛法保佑呢，正聲道、後來呢、叔倫笑送

人員、所以也、明日恭唯人彖了不得的偉人哩、也在那一個軍政府內做充復

生所詢通訊者、以後大

想這堂上二先生，昨以其家庭說苑  
瑣見脫，雅人韻事，不特上海難得  
聞見，恐全國如此家庭，亦寥寥無  
幾，烏敢不圖以布席之，茲先  
將堂上先生之與白蘭地，排日刊載  
并布家庭說苑諸稿，源源惠賜，  
加意刊布，以應來本欄所述，實屬  
代表，則前次本欄所述，實屬  
、另當專述，以明真相、（3）青  
先生之大概已收到，敬擬速改改  
步鳴如前、（4）照舊來電示  
許以原照割惠、歡同眷顧、電示  
如命進行（5）滌秋先生所詢各節  
稍緩專述，而梨花出版，想亦不  
遠、不過日來未暇刊佈，謹即先

日來雜務蟬集、友朋辱書、均未答覆、自知歉仄殊深、茲先於此略誌

另  
 八則可謂：胡蝶風聲，未及黃昏，  
 家庭說苑  
 雲上  
 則曰白開談  
 郵寄價銀，俟截申面題，交事校發  
 報一份，（7）伯超先生處，曾奉校  
 復一份，到否念之，（哈省有却二  
 角一分郵花便更便宜）  
 佳什，亦早拜收弗念，（2）哲思先

縞紵未投、結緣殊淺也、癸亥春初、鍛羽南

外難、復不計文字虛實。果能逗取閱人一笑也否、竟覺然索然。雖屬  
座主人之要、試作數稿、投升平月雜誌、便足提倡雜詩、從廣  
採選、有所得、彙成家庭說、寄彼各報章雜誌、有寄去即刊出  
者、有久而始刊出者、亦有爲編輯人投之字籃、而迄未刊出者、  
吾情志甚多、己三姊倡率歸自蘇城、侶琴擅斷者、因之吾情益  
同、所著益多、已而吾因事赴遠東、文思中斷者月餘、歸而詢與  
同人、則自吾行後、將蘇城近處文思高闊、不復作此者生餘、吾  
之、想道如偶作數篇、聊以塞責、然與致索然、終不似前此之

橫 滄田桑海、固無一非長篇小說資料、非短篇  
詩魔無賴、纏繞不休、殊亦無暇更治短言、

亦不知何故、